

城市精细化管理背景下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更新中的拓展实践——以上海曹杨新村“美丽家园”规划为例

"Community Planner" in an Era of Refined Urban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Caoyangxincun Urban Renewal

步敏 蒋应红 刘宙 殷俊 BU Min, JIANG Yinghong, LIU Zhou, YIN Jun

摘要 社区规划师是西方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我国市民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城市越来越关注社区的精细化管理,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城市更新的进程中逐渐变得不可替代。上海曹杨新村是我国最早采用“邻里单元”理论建造的知名劳模新村,经过60年发展,亟需解决基础设施老旧、社区管理落后等问题。以曹杨新村“美丽家园”建设为背景,提出建立由专家学者、城市管理方、社区居民和社区规划师组成的“四方参与工作平台”和5阶段工作流程,在传统社区规划的基础上完成规划后的驻场动态追踪、弹性社区规划,其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是我国社区更新发展的重要实践参考。

Abstract Community planner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western urban planning. As cities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planners has become irreplaceable. Shanghai Caoyangxincun is a famous community built for model work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working platform, which consis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city manager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planners, and to adopt a "five-stage" working process through symposiums, planning summary & evaluation, and on-site follow-ups. As an effort to build urban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this case study is valuable for promoting community planners' practice.

关键词 社区规划师;曹杨新村;沟通式规划;弹性规划;公众参与

Key words community planner; Caoyangxincun; collaborative planning; adjustable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9) 06-0060-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90608

作者简介

步敏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蒋应红(通信作者)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宙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与规划交通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工程师

殷俊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0 引言

传统的城市规划师对城市尚未建设的用地进行空间设计,但是当空地已经建成了小区、承载了居民生活、形成了社区文化,就需要社区规划师在完成空间设计的同时兼顾社区发展规划。社区规划师从物质空间的设计者逐步转向社区多方相关利益的调节者,承担起公众代言人的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具有公众参与性的社区规划在西方城市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想要在社会公共事务商议的过程中得到各利益群体的赞同,就需进行充分的公共讨论,其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社区沟

通规划的基础^[2];约翰·福里斯特明确提出“为人民规划”的论点^[3];约翰·弗里德曼也认同社区事务建设有利于鼓励居民参与规划,提高整体社区的生活质量^[4]。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规划中遇到的权益矛盾越发凸显,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以确保城镇规划制定的合理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明确规定,强调了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5]。2017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8.52%,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老旧社区更新不及时、城市建设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等问题在城市高速发

展的过程中日益凸显,社区内也积累了各类发展矛盾和问题^{[6]11}。越来越多的公众、商家、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希望参与到改善居住环境的规划决策过程中,以满足人们对社区空间环境和生活品质的需求。构建社区规划师制度,作为社区层面实施沟通式规划与公众参与规划的载体,引导政府、居民等各方利益代表开展公正、公平、公开的互动性规划交流活动,明确各方诉求,促进规划决策,是使规划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

2017年,全国两会上明确要求推进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工作,“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城市安全隐患,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让百姓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上海2035”总规中提出“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引入社区规划师制度,打通城市社区末梢,满足人们各类生活配套的需求。在此背景下,2018年1月,杨浦区邀请规划、交通、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对接辖区内12个街镇,指导公共空间更新,组织各方力量参与社区共建,激活社区活力。同年5月,普陀区签约11名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调研,选取具有优化潜力且可实施性较强的社区更新项目,开展试点工程。

1 社区规划师内涵及发展

社区规划以问题为导向,以空间改造和政策措施实施为手段,寻找推动社区发展的策略和措施。社区规划师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建设合适的沟通环境,构筑居民、政府等各利益方互动的平台,共享规划信息,及时了解各方的价值观和诉求,促成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联系,通过多方协商解决困惑和矛盾,共同推进规划目标的实现。

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所构成的社区资产是社区规划的基础。物质资产包括空间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建筑、道路、公共空间及公园等设施。人力资源包含社区成员的能力、领导力、教育背景、荣获奖项荣誉等。社会资本包含社区的邻里关系、社区机构的凝聚力和影响力^{[6]13}。通过更细致的物质资产排查,挖

掘人力资产,摸清社会资产,寻找落实规划目标的最佳路径。

社区规划师打破政府单方向传达的做法,具有互动性、公众性和多元性^[7]。多元性表现为学科背景多元性强,包含建筑、景观、社会等诸多学科。通过多方互动交流,解决公众参与意识不强的问题,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被关注度。通过参与性高、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交流和协调的活动,充分发挥公众反馈在规划实施中的推动作用、多方主体对政府的监督效果,让政府能通过规划更多地反映公众需求。社区规划师面对多元公共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包括各级政府、街道、居委会、居民代表、涉及空间改造专项的专家学者、民间组织等,通过社区规划师对不同领域的认知和探讨,唤醒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各规划参与方的动力,健全规划组织体系^[8]。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规划师以传统空间建设规划为专业理论基础,承担社区规划设计、活动组织等任务,模拟理想场景,与市民共同探讨重点项目策划。以美国为例,社区规划师在编制规划时,社区向政府规划部门提出编制规划申请,社区规划师所在的非政府组织(NGO、高校及研究机构)充当政府和社区之间的联络方,向政府提出社区的困境,申请发展资金,并制订社区建设及改造的规划,使社区获得专业服务的同时又不依赖政府^[9]。

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在发生结构性调整。社区作为社会功能的载体,要完成社会功能的提升,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或者“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都难以独立推进。需借鉴发达国家社区规划师的成功经验,建立相对固定和多元化的规划师服务队伍,强化社区规划中的人文目标建设,以衔接政府和社区的两方力量^[10]。

上海市部分行政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规划师团队,录取和聘任采取自愿报名与筛选择优相结合的方式。其主要职责包括:(1)通过实地调研、驻场,深入了解社区需求;(2)提供技术指导,负责对街道和区域相关规划编制、建设方案、实施方案等提供技术咨询及指

导意见;(3)参与政府涉及规划事务的决策研究,计划上报审批前征询社区规划师的意见;(4)建言献策,负责制定社区的发展定位、整体布局、规划思路及实施措施,向上级领导和政府部门提出意见与建议。社区规划师受聘后,将定期与所结对的街道进行沟通,对辖区内亟待改善的老旧小区的内部公共空间、街角街边、慢行系统等进行全面摸排和分析,选取可实施的更新项目。

2 上海曹杨新村社区“美丽家园”规划实践

2.1 研究目的

建设示范性“美丽家园”是落实上海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载体,涉及范围已超越传统的建筑和规划学科,从而多方面、系统性地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社区规划师制度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行过程中的创新规划方法,向公众传达发展思想,组织公众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规划的各方利益,逐步建设政府和公众之间信任与合作的机制。上海推进精细化管理,为各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指引了方向,优先解决一批有历史、有需求、有代表性社区的基础问题并进行推广。曹杨新村作为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工人新村,面临了许多同时代小区共有的基础设施老旧、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同时在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方面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城市转型期,通过社区规划师机制落实精细化管理,曹杨新村“美丽家园”建设作为一项样板工程,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曹杨新村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内环中山路以西,金沙江路以北,桃浦浜以东,武宁路以南(见图1)。社区占地2.14 km²,内有住户3.2万余户、居民约11万人。曹杨新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劳模新村,社区道路四通八达,医疗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较为齐全。但经过60年的发展和变迁,曹杨新村的基础设施已经难以适应居民新的生活方式,不断老龄化的社区正面临着建筑功能逐渐退化、停车配套不足、消防隐患严重、文化形象模糊等

问题。

曹杨新村面临的问题具有代表性,上海及全国其他城市有大量此类的新村面临基础设施提升的需求;同时它也具有特殊性,作为中国第一个劳模新村,承载着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为了在曹杨新村打造“美丽家园”,提升环境品质,落实精细化管理,街道推进了社区规划师工作。2018年3月上海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即曹杨新村社区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街道”)签约,由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带领规划、建筑、景观、环艺等多个专业组成的社区规划师团队,组织曹杨新村参与主体,包括社区、街道、当地居民和商家代表,共同探索社区规划师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的新模式。

2.2 存在问题

曹杨新村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适宜先行试点。其存在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

2.2.1 物质资源:配套设施老旧,环境品质不高

社区配套服务相对齐全,多条公交线覆盖社区,但是社区无法满足机动车的停车需求,小区内人车混行,生命通道受阻。由于店面侵占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街道品质不高。社区绿化覆盖率高,但是景观较为单一、缺乏层次,绿地功能性不足。

2.2.2 社会资源:社区功能滞后,缺乏统一管理

物业管理不到位,老旧小区的房屋内部受损严重,建筑内的安全和消防隐患多。社区内的人员结构复杂,非居住业态多,出租率较高,租户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较多,加剧了社区的混乱。

2.2.3 人力资源:涉及多方参与,机制尚不成熟

规划协调难度大,参与规划的专业多,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范围广,单独依靠社区的行政力量解决社区矛盾效果有限,需要汇集多方智囊共同商议解决。由于曹杨社区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社会影响面较大,规划编制由区精细化管理推动,落实于社区,通过社区规划师团队总体牵头,协调多个部门和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在本次规划前,老旧社区更新

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协调机制,由下而上的反馈平台有待疏通,在规划中如何协调各方利益面临挑战。

2.3 研究方法

社区规划师项目组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工程师以及社区活动者组成(见图2),主要牵头规划活动,协调各方参与。主要参与方如下:

(1) 城市管理方,以规划建设、绿容局、城管、民防、警务、建设、工商等部门为代表。城市管理方的参与保障了沟通规划过程中活动的有序开展,确保公共参与的质量,解决场地、资金等问题。

(2) 利益相关方是由社区内的居民主要代表、租户代表、商家业主以及企业单位代表等组成。

(3) 规划设计方是由社区规划师团队召集的专家学者智囊团,包括规划、建筑、景观、造价、市政工程的设计师,为其提供后方技术和资讯保障。

(4) 涉及的其他相关组织和个人,如社区志愿者、曹杨社区知名人士、城市历史保护社会团体,也为工作的开始发挥了作用。

通过多方参与的机制,明确矛盾要点,通过辩论、调解来提出必选方案,制定满足各方诉求、有利于社区发展的规划方案。

3 5阶段工作流程

社区规划师团队专业种类多、涉及面广,有利于全盘排摸社区问题,同时对重点问题进行重点了解。为了通过四方参与工作平台摸清高度分散的社区诉求,社区规划师的工作流程主要由社区现状排摸、社区矛盾认知、规划诉求协调、规划总结评审和规划动态追踪5阶段组成(见表1),覆盖规划的全生命周期,确保了解社区问题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3.1 社区现状排摸

排摸社区现状以前期数据分析为基础,从数据分析中了解当地居民的出行习惯和通勤模式。随后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开展

两次访谈沟通会,与当地专家沟通协调,明确核心社区的矛盾。在之后的两次居委会座谈会中,梳理各小区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开展头脑风暴,共商解决方案。各居委会基本认同的社区主要问题有:机动车辆停车难、生命通道受阻、小区建筑问题多、后续维护跟不上和垃圾分类没人管等。社区规划师、街道组织方、社区内主要居委会代表参与居委会代表座谈会。

3.2 社区矛盾认知

第二阶段社区矛盾认知是在现状排摸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交流、了解社区的潜在问题。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和居民访谈来认知社区矛盾,问卷的内容涉及居民基本信息、居住现状评价及社区更新意愿。当地有20个居委会,向每个居委会发放5份问卷,共收回95份问卷,回收率达95%。通过问卷反馈得知,居民普遍反映,慢行交通环境需要改善,社区内的文化场所也比较匮乏。曹杨新村曾经的辉煌依然被多数居民所熟知,但其文化气息需要提升。大多数居民愿意参与社区事务、了解社区文化。随后在各个社区内完成了随机的街头访谈,其反馈情况与问卷调研结果基本一致。曹杨社区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意识和素质,急需社区搭建平台,增加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在系统性的调研中加入随机访谈,可以了解基层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最重要的需求。团队多次与等孩子放学的家长进行交流,得知社区教育资源较为完善,家长表示很满意;从绿地边聊天的高龄老人群体那里得知,老人的活动室空间不足,且高龄老人的男女适用空间不同,男性常常以棋牌为主,女性则喜欢拉家常,同一社区至少需要分设两处老人活动空间。与小区居民沟通得知,老旧小区内许多住宅楼的防盗门容易出故障,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多不便。随机的街头调研也会使社区规划师团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使得设计方案更有针对性。

3.3 规划诉求协调

2018年4月10日,曹杨街道举办了“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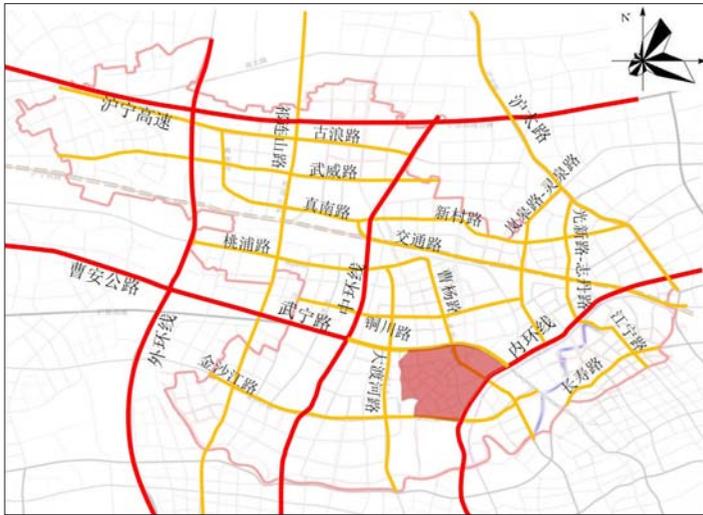


图1 规划区位范围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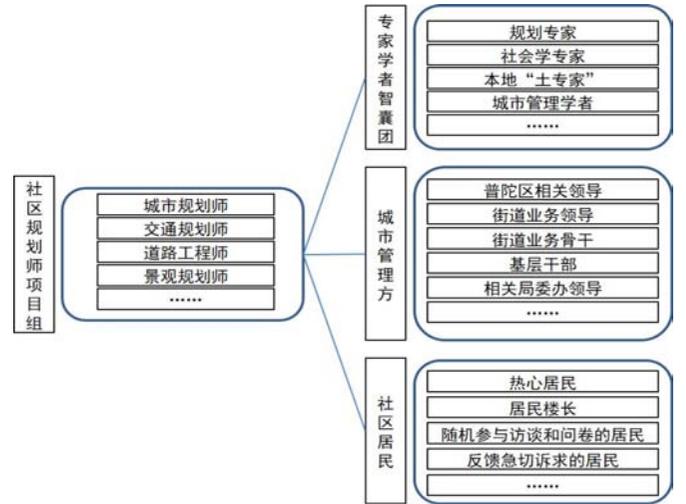


图2 四方参与工作平台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5阶段社区规划师工作过程

阶段目标	规划步骤	操作形式	主要作用	参与方	借力平台	认知方向	时间和次数
社区现状排摸	前期基础摸底	获取规划区域内居民的手机信令数据和出行POI(兴趣点)	了解当地居民的出行习惯和通勤模式	社区规划师团队及数据分析师	相关网站	自上而下	项目初期1次
	相关专家沟通	访谈沟通会议	熟悉社区的基础情况	社区规划师、曹杨新村社区管理专家	区政府号召, 街道组织召集	自上而下	项目初期2次
社区矛盾认知	街道座谈会	调研座谈会, 会议后半程围绕核心主题聚焦讨论	宣传教育社区规划师机制和工作流程、掌握社区整体的共性问题 and 各个街道的特点问题	社区规划师、街道组织方、街道内主要居委会代表	街道组织召集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项目进行过程中2次
	居委会座谈	集思广益地探讨社区内的个性问题	聚焦居委会的个性问题, 打开思路, 托出方案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社区居民	居委会组织召集	自下而上	项目进行过程中5次
	居委会居民问卷	匿名问卷下发至每个居委会, 鼓励居民建言献策	广泛宣传、营造思想氛围, 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 疏通社区的反馈渠道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负责人及社区居民	街道组织召集	自下而上	项目中期1次
规划诉求协调	居民讨论	目标人群分层, 街头随机调研	鼓励民众参与, 与居民核实社区问题, 提高居民的参与感	社区规划师、普通居民	社区规划师	自下而上	项目中反复多次
	外方单位沟通	通过协商会分享研究成果, 托出初步方案, 完成方案比选, 系统性了解各部门实际项目的安排情况	了解各局委办项目的推进情况, 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缩小争议范围	普陀区委宣传部、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房管局、绿容局等各局委办以及精细化管理专家学者	街道组织召集	上层横向沟通	项目中期1次
规划总结评审	居委会座谈	与居委会组织方和居民沟通规划方案, 了解居民的反馈意见	与各个居委会实际情况对接, 强化方案的实施细节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和居民	居委会组织召集	基层沟通	项目中反复多次
	部分座谈	组织方案评审, 深化方案	审议方案, 准备后期上报及后阶段的方案深化	社区规划师、街道组织	街道组织召集	上层总结	项目后期1次
规划动态追踪	驻场追踪	在完成规划后安排驻场规划师, 全面介入社区建设和后期管理	及时反馈社区管理者和市民在规划推进和环境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更新解决方案, 通过动态规划更新来保持规划的弹性	社区规划师、市民、居委会、街道管理者	街道与规划师协调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规划完成后长期反复多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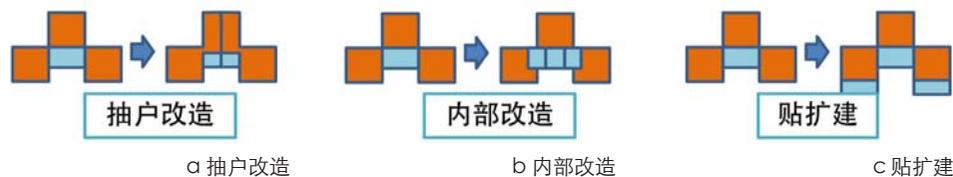


图3 分割独立单元的不同改造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精细管理,打造美丽家园”的主题研讨会,共同探讨社区发展方向,达成建设性共识。社区规划师团队以自身专业素养引导参与者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来达成规划方案。参与历史街区更新的学者提出,曹杨新村规划是国内最早一批符合邻里单元理念的社区规划,可以发挥其优势,使其实现当今公认的完整街道设计理念并建成“窄马路,密路网”的理想社区。曹杨街道的老领导强调在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应提升对红色教育的关注度。同时,区房管局代表提出,老式住宅加装电梯很难获得一楼住户的支持,项目阻力较大。规划方案吸取各方专家意见,完善现有方案,在设计中融入完整街道设计理念,加强红色文化宣传,希望通过建立楼宇小组协商机制来有效推进一批便民工程。

3.4 规划总结评审

组织评审并深化方案,促进居民、社区规划师团队与城市管理方之间的沟通,鼓励关心社区未来发展的居民提出修改意见,推动规划的落地。在评审会中确定了方案的公益性和完整性,并在规划方案的基础上罗列出3年行动计划。

3.5 规划动态追踪

目前相关专业的规划师需要监督一部分专项的实施落地,也将继续指导后续专项的设计符合总体规划理念。同时,针对传统社区规划师工作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规划师入驻社区,体验曹杨新村的社区生活。在这一阶段,规划师的关注点在于社区中一些短期调研无法发现的问题。本次规划师团队中有多位规划师是上海户籍,或本身为普陀区居民,他们与居

民多次开展交流互动,使他们在交流社区发展时更能敞开心扉。后期驻场期间,在曹杨铁路农贸市场体验购物、了解社区的早晚特点,在主要公园感受公共空间、熟悉新村的四季景色,定期随访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曹杨住户,如三代同堂、孤寡老人及租户代表,更为细致地了解曹杨新村居民衣食住行中在规划层面可以解决完善的问题,更加有效地介入社区建设和后期管理。

4 聚焦矛盾落实精细化管理的结果

本次规划通过社区规划师的5阶段工作流程,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梳理问题和各方诉求入手,归纳各方观点并分类,在聚焦问题的同时促进各方思考,自由表达意愿,不断暴露深层次矛盾,缩小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统一目标,制定细化方案。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资产,通过5阶段工作流程,覆盖规划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落实精细化管理,建设美丽家园,最终得出较为完善的动态规划方案。在引入社区规划师制度后(见表2),层层深入抽丝剥茧,为物资、人力和社会3类资产类型中的典型问题找到矛盾所在、制定解决方案。

作为在传统社区规划中的拓展,驻场阶段通过与居民长期反复的沟通,加深了对社区问题的认识。前4阶段工作主要聚焦于城市街道和社区公共空间,通过驻场,越来越多的居民向社区规划师团队敞开心扉,指出社区的矛盾更多是居民楼道内和家中内部改造的问题。许多邻里矛盾是由于煤卫合用产生的,居民迫切需要建筑师通过抽户改造、内部改造和“贴扩建”分割出独立的单元(见图3)。许多家住楼层较高的居民要求加

装电梯,但是该举措往往难以获得一楼用户的支持,需要社区规划师帮助共同搭建协商解决的平台。部分居委会对房屋内部设施进行了提升,安装了楼道紧急疏散标志等,但是许多居民表示这样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更需要关注的是解决楼道内存在的火灾隐患和偷盗问题。

5 主要创新点

社区规划需要“内外兼修”,既要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美观,也要提升社区的生活体验。了解社区居民的“难言之隐”,才能使规划落在实处,专项解决问题。在规划初期,团队的关注点主要是如何提升公共空间、重建社区文化。但是经过专项指导的一段时间驻场,加深了对社区的学习和认知,了解到更多社区内部的需求,把目光聚焦在住户室内空间的问题。这是本次社区规划师工作在拓展阶段的主要收获,也为未来指导建筑改造团队深化专项打下了基础。

6 结语

在创建伊始,上海曹杨新村就是国内最早采用“邻里单元”理论建造的完整小区,60年后又领先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应用,完善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多重提升。本次规划探索了一条有利社区建设、符合国情、可操作性强的社区规划建设道路。对老旧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来说,规划师需要了解社区的既有文化和存在问题,在承担传统空间设计的角色之外还承担沟通访谈的职责,从个人、居委会、居民组织、社区等不同层面了解老百姓的呼声。这些对实施各类城市老旧社区的精细化管理尤为重要。细致入微的沟通式规划有利于详实地了解社区的前世今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提升街区历史风貌。

社区规划师驻场完成规划、反馈和优化的全过程,强化了传统规划的薄弱环节。在驻场的过程中规划师团队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同时实现了对社区全生命周期的呵护。社区规划

表2 5阶段社区问题聚焦实例

资产类型	主要议题	浅层 (社区现状排摸)	中层 (社区矛盾认知)	深层 (规划诉求协调)	共识 (规划总结评审)	反馈 (规划动态追踪)
物质资产	曹杨一村的历史保护建筑	外观具有特色需要保护、内部老旧	(1) 公共绿地被占用现象严重, 房屋老旧 (2) 白蚂蚁、“四虫”、房梁烂等问题严重 (3) 木结构房屋, 且在楼道内晾衣服, 火灾隐患较大 (4) 二楼作为一楼至三楼的公共空间, 盗窃问题严重	(1) 房屋结构实质为稻草和泥混合, 部分楼层是新村建成后再增加的, 建筑结构有隐患 (2) 历史建筑的外观特色需要被保护, 但是其内部结构可以进行适当调整, 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1) 修缮建筑外观, 保持建筑特点 (2) 提高社区管理能级, 搭建平台, 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社区自治 (3) 抽户改造, 通过将一梯多户中的若干户搬走, 将空出的建筑面积进行改造 (4) 将一部分村史馆的内容放入改造后的历史建筑内, 历史故事、场景和建筑可以更好地融合	(1) 建筑修缮是否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2) 落实建筑改造专项 (3) 关注楼道内重点火灾、盗窃的问题, 集中整治
人力资产	社区人口结构调整	普陀区老龄化最严重的街道之一, 且高龄老人较多	(1) 老年人活动空间不足 (2) 通常男女需要各自分开的活动空间, 男士以棋牌为主, 女士以聊天聚会为主	(1) 城市街道和社区内缺乏休憩空间 (2) 高龄老人去社区内的3大主要公园距离较远	(1) 优化设计城市街道内不可进入的绿地 (2) 增设可以休憩的空间 (3) 利用闲置的公共空间、开发公园地下空间, 增设老年活动室	(1) 绿地使用率是否有提升 (2) 小区内休憩空间是否满足需求
社会资产	宣传曹杨文化	曹杨新村有独特的劳模文化, 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渐模糊	(1) 多数居民熟知曹杨文化, 仅有少部分年轻住户表示不清楚 (2) 加大对优秀历史文化的宣传, 让居民参与文化认知活动的同时了解曹杨历史	(1) 社区内有宣传曹杨文化的村史馆, 但是互动式展示较少 (2) 社区空间环境中对曹杨文化的体现不足, 需要打造场所感	(1) 建议开展新时期logo设计竞赛 (2) 加强曹杨新村内部和外部主要节点的设计, 提升曹杨特色 (3) 枫桥路地铁站设置文化墙, 美化曹杨印象	(1) 新logo的社区认同感 (2) 外来游客是否感受到清晰的曹杨文化特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师团队也发现了社区内居民更为关心、急需解决的社区问题,打破了传统规划设计作为“命题作文”的局限,更加全面真实地发现和解决社区急迫问题。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袁媛,蒋珊红,刘菁国. 国外沟通和协作式规划近15年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 III软件的可视化分析[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 (12): 47.
YUAN Yuan, JIANG Shanhong, LIU Jingguo. Recent progr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plann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recent 15 years using Citespace III softwar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6(12): 47.

[2] 夏巍. 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积极意义[J]. 学习与探索, 2017 (5): 36.
XIA Wei.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Habermas's reconstruction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J].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2017(5): 36.

[3] FORESTER J. Critical theory, public policy and planning

practice[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4] 周珂,王雅娟. 全球知识背景下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本土化——John Friedmann教授访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 (5): 25.
ZHOU Ke, WANG Yajuan. Localiza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 theory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knowledg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hn Friedman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5): 25.

[5] 陈西敏. 对现代城乡规划制度建设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解读[J]. 规划师, 2008 (6): 15-18.
CHEN Ximin.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rban-rural planning 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Urban-Rural Planning[J]. Planners, 2008(6): 15-18.

[6] 黄翎,许剑峰. 城市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和角色建构研究[J]. 规划师, 2013 (9): 11-16.
HUANG Ling, XU Jianfeng. Study on the value basis and rol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y planner system[J]. Planners, 2013(9): 11-16.

[7] 张立文. 沟通式规划在义乌社区提升规划中的实践[J]. 规划师, 2017 (8): 5.
ZHANG Liwen.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planning in Yiwu community improvement planning[J]. Planners, 2017(8): 5.

[8] FISCHLER R. Com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 a Foucauldian assessment[J]. JPER, 2000(19): 358-368.

[9] 成钢. 美国社区规划师的由来、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解析[J]. 规划师, 2013 (9): 3.
CHENG Gang. American community planner's

origin, responsibility and content analysis[J]. Planners, 2013(9): 3.

[10] BRAND R, GAFFIKIN 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in an uncollaborative world[J]. Planning Theory, 2007, 6(3): 282-313.